

# 去看一条江

■梁捷



苏文宽绘

“你外公念叨了半辈子了。”手机那头，外婆朝我笑了笑，又补充道。

我吃惊地望着外婆。通话结束后，我回想起家里有张外公年轻时身穿志愿军军装的黑白照片。

深夜，母亲又打来电话，聊起外公多年前的心愿：“什么时候能再去丹东看看？”这个小小的心愿，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后来，外公因为患病卧床不起，这个心愿更成为全家人心中的遗憾。

1950年10月，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外公瞒着家人，选择了投笔从戎。在汽车学校学习了8个月后，他被编入志愿军第16军32师94团汽车连，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当家人收到他的书信时，他已身处战火纷飞的战场。直到1958年回国，他将7年的青春岁月无私奉献给了那片热土。

我相信，在冒着敌机轰炸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刻，外公心中一定充盈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爱意。回国后漫长的

岁月里，外公无数次回想起那些牺牲在朝鲜的战友，以及那片他们并肩战斗的土地。那些记忆，如同烙印般深深刻在他的心底。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去50公里外长甸镇河口村的河口断桥走一走。这里是抗美援朝初期三大渡江地之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军出动百余架轰炸机，投下大量炸弹，将大桥拦腰炸断，形成了今天的河口断桥。

一眼望去，桥身断裂处如同历史的伤痕，深深刻在每一块石料上。我缓缓走过因岁月侵蚀而变得凹凸不平的桥面，细数着两边石栏上插着的战旗。每一面战旗上，镌刻着当年由此桥渡江的志愿军部队番号。战旗美如画，在朝阳的映照下更显得壮丽非凡。

站在断桥尽头，我觉得自己似乎融进了那一支支年轻的、勇往直前的队伍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青春气概。凛冽的江风呼啸而过，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在我的耳畔久久回荡。

## 那年那时

今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浩然正气——马识途书法展》。在开幕式上，我身旁站着一位年轻女子，脸庞与马识途先生颇有几分相像。我好奇地问她：“请问您是马识途先生的家人吗？”“我是他的外孙女。”“您是吴翠兰阿姨的女儿？”“是的，那是我妈妈。”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身材娇小、留着齐耳短发、身着一身黑衣的吴翠兰阿姨就站在那里。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紧走上前：“吴阿姨，您好！您就是《清江壮歌》里的伍春兰吧！我在小说里见过您。”我一时有些语无伦次。

《清江壮歌》是马识途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以马识途的爱人刘惠馨烈士为原型的中共地下党人柳一清，从惨遭被捕、狱中斗争到壮烈牺牲的过程。柳一清被捕期间，不足周岁的女儿伍春兰（原型吴翠兰）也随她入狱。小说语言朴实，人物立体，柳一清等英雄形象深深打动了她。

当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掀起了新一轮反共浪潮，鄂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当时，马识途在鄂西抗日根据地担任特委副书记，妻子刘惠馨担任特委的妇女部长。由于叛徒告密，刘惠馨和尚未满月的女儿（即年幼的吴翠兰）被抓捕入狱。为了获得鄂西特委机关的秘密，敌人在刘惠馨身上用尽了酷刑。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全都落空。1941年11月，他们将刘惠馨秘密杀害……

吴翠兰告诉我，当时地下党多方营救她未果，只得托人给了狱警一些钱。一个狱警就把她偷偷抱回了家。后来，有好心人收养了她，待她视如己出。

1959年，吴翠兰考上北京工业学院，毕业后参军入伍。冥冥之中，她沿着烈士母亲的足迹一路前行。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马识途在1960年终于找到了失散快20年的女儿吴翠兰。马识途坚决不同意让吴翠兰改回姓氏。“父亲说，我是革命的女儿，是大家的女儿。我被党培养着，将来要为党工作。”回忆起父亲，吴翠兰眼中闪着泪花。

听着吴翠兰的讲述，我脑海中有个画面挥之不去。那是小说《清江壮歌》中描写的父女重逢的场景——

门打开了。在门口站着一个身段不高的年轻女孩子，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屋里的人。任远（即小说中的父亲，编者注）暗地一惊，这简直是她的妈妈复活了呀：那矮而矫健的身段，晶亮的眼睛，乌黑发光的头发，随时准备发笑的嘴角……

“是她，就是她！一点也不错，她就是我的女儿！”任远猛然站起来，奔到门口，把她拉了进来，抱在自己怀里，用嘴不断地吻着她的头发。“女儿！我的女儿！快二十年了，我到底把你找到了……”任远说不下去了，他的眼泪一点也不听约束，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滴落在女儿的头发上、衣襟上，他喃喃地说：“女儿，我的女儿！”女儿受不住父爱感情激流的冲击，伏在爸爸的怀里也哭了起来：“爸爸……”

……  
任远把一个小皮夹子打开，取出一

# 当现实与小说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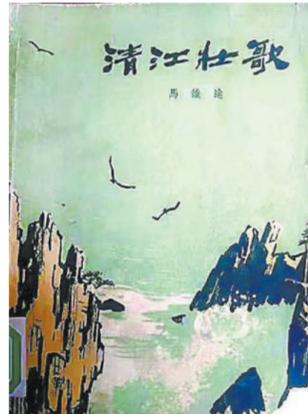
■陈剑萍

张半身照给了女儿，对女儿说：“这就是你的亲妈妈，你看和你有多像。你要永远记住她，她不但是一个勇敢的革命战士，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母亲。你不知道她是多么爱你呀。在监狱里，在那死亡的深渊里，她一面和凶恶的敌人进行斗争，一面用她的全副心力来养你，希望你能活出来……”

午间，参观游客渐渐散去。我伫立在展厅中，凝视着拍摄于1962年的吴翠兰全家合影。望着眼前的吴翠兰，她的身影与《清江壮歌》里的伍春兰叠化在一起，我一时泪眼婆娑。吴翠兰明亮的眼睛令我难忘。她幸福地微笑着，仿佛感受到了烈士母亲对她的祝福。我还想起《清江壮歌》中的句子——

清江之水浪滔滔，壮士横眉歌且啸。为使人民得解放，拼将热血洒荒郊。

下图：马识途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初版封面。 作者提供



## 家庭秀

爸爸  
我要飞  
我要像小喜鹊一样  
飞到你的枝梢  
我还要飞得更高  
飞到蓝天白云上  
和妈妈玩捉迷藏  
让我们的快乐  
像阳光一样  
把大地点亮  
李志学配文

不久前，新疆军区某部二级上士陈尚春的妻子来队探亲。图为陈尚春一家三口幸福团聚。  
周智勇摄

## 美丽军嫂

# 家有“主心骨”

■门建新

我当兵在外，与妻子分居两地多年。妻子性格直爽，处事果断。家中遇到一些事情，父母多会找她商量，让她出主意。

那年，二弟高考落榜。母亲希望他去复读，来年再考；而父亲的想法是让二弟外出打工，早点接触社会。由于意见不同，老两口时不时争吵几句。感到迷茫的二弟情绪低落，茶饭不思。

“你看你二弟，是复读还是打工，总得选择一条路吧，整天这样下去，可咋办啊？”一天晚饭时，父母向妻子道出了烦心事。

其实，身为长嫂的妻子，对于二弟的状况也急在心里。“现在马上就到征兵季了。二弟身体壮实、能吃苦，依我看，跟他哥一样适合去当兵！”妻子眼前一亮，有了主意。

“对啊，我们都急糊涂了。要是咱家两个儿子都当兵，那可太光荣咯，街坊邻里羡慕得很呢……”父母顿时来了精神。饭后，妻子找到二弟，准备好给他分析一番，可当地开口说“去当兵”时，二弟顿时红了眼眶。妻子有些纳闷儿，问二弟怎么了。二弟说，哥哥已当兵在外，自己虽然也很想报名参军，但放心不下年迈的父母……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对二弟说：“去当兵吧，凭你的综合条件，这条路适合你。家里你别操心，一切交给嫂子。”

二弟愣了一会儿，随后眼里闪着泪花说：“行，嫂子，就听你的！我一定好好准备，不给你们丢脸。”几个月后，妻子和父母一起，送二弟踏上了从军征程。

“我在部队很好，训练虽然累，但和战友们在一起很开心。爸妈，你们一切放心。还要谢谢我嫂子，多亏她有远见……”二弟寄回的家信，字里行间是对军营生活的热爱和对嫂子的感激。

那年秋季，我休假即将结束，忽然收到部队发来“速归队”的消息，而此时母亲却生病住院了。当时父亲正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我和妻子轮流照料母亲。一天送饭路上，由于心急，妻子不小心崴了脚。情急之下，我和妻子商量，想给部队打电话说明情况续假几天。妻子听后态度坚决：“可别，部队叫你回去必定有急事，可不敢耽搁，你收拾一下马上归队。再说，咱妈的病情也在渐渐好转，这点困难我扛得住！”面对妻子的坚持，我再无言。

前些年，妻子既要照料孩子上学，又要伺候老人生活起居，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产生了早些退役的想法。妻子了解到我的心思，立马回应：“家中的事不用太过操心，困难都是暂时的，忙点累点，日子过得更充实。你安心当兵，我心里才踏实！”

这些年，家里的事几乎都由妻子来作决定，她已成为家人心中的“主心骨”。她独自克服了许多困难，让我更加安心扎根军营、履行使命。



# 浓浓饺子香

■梅志峰

## 说句心里话

母亲包饺子的手艺很好。为了让我们吃顿鲜美的饺子，她每次都忙得不亦乐乎，去早市上买好肉，切成块，加上葱姜一点一点地剁碎。每次我还在睡梦中，听见菜板啪嗒啪嗒地响，就知道今天要吃饺子了。

在北方老家，大年初一早上少不了吃一顿饺子。母亲除夕夜把包好的饺子放在算子上，然后端到窗外冻一夜。屋外寒风呼啸，几时的我躺在被窝里，经常担心第二天一早不见饺子的踪影。

煮饺子时，母亲像对待艺术品一样，把饺子小心翼翼地放入滚烫的水

里，等饺子浮起来后，兑三次凉水，滚三滚，饺子皮就变得有些透亮了，再用锅铲小心翼翼地向后推，生怕弄破一个。

装盘上桌，一个个饱满的饺子冒着热气，散发着鲜美诱人的味道。有时，我一心急，饺子搁嘴里，烫得直甩腮帮子。入伍前那晚，母亲为我包了一锅饺子，吃饭时一个劲儿往我碗里夹。第二天清晨，她面色看起来比较平静。可当我拿着行李跨出家门的时候，她一下子就哭了。“走吧，路上慢点。”她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那天一直站在窗户旁，含泪目送我离开。

入伍后的第一个春节，是我第一次不在家过年。大年初一，母亲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吃饺子。那天，我和战友一

大早就去执勤了。我们出发得早，炊事班的饺子还没煮好。大家扒拉了几口炒饭，就踏上了风雪执勤路。

“没吃上饺子吗？”母亲在电话里重复问。

听出母亲的话里透着着急，我赶紧安慰她：“要吃呢，妈，连队晚上还要集体包饺子。”

“那就好，和战友们好好过年，别挂念家里。”母亲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逢年过节，母亲包的饺子成了我最大的念想。有时候赶上任务繁重，来不及吃连队包的饺子，母亲事后问起“吃饺子了吗”，为了让她安心，我都会说：“吃了，吃了一大碗。”就像她每次问我：“在部队苦吗？累吗？”我都会答她：“一切都好。”